

晉記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蕭山郭倫撰

後涼

呂光 呂紹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父婆樓佐命苻秦官至太尉趙建武四年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屬室因名之曰光年十歲與兒童戲邑里卽爲戰陣之法不樂讀書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性沈毅簡重喜怒不形於色王猛舉爲賢良除美陽

令遷鷹揚將軍。從擊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
之。自是威名大著。從王猛滅燕，封都亭侯。蜀李焉聚
衆二萬，攻逼益州。拜光破虜將軍，滅之。遷步兵校尉。
苻洛反，光又平之。進驃騎將軍。太元七年，車師鄯善
王朝秦。當是時，秦旣尅平山東，國中富彊，遂有圖西
域之志。秦王堅乃以二國王爲鄉導。拜光使持節都
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總兵七
萬鐵騎五千，擊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
虔、宏農楊穎爲四府佐將。行至高昌，聞秦王寇晉。光
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

有何不了而更畱乎。後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皆失色。俄而大雨平地三尺。至焉者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而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深溝高壘。以木爲人。被甲羅之壘上。帛純懼以爲秦兵大至。傾國財寶請救。獯胡及溫宿尉須諸國諸國兵至。諸將欲每營結陣。案兵以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策也。乃徙營相接。爲勾鎖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其宮室壯麗。國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

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光立帛純弟震爲王。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秦王聞之大喜。加光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安西將軍。西域校尉。光旣平龜茲。欲畱不返。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十年三月。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秋七月。還至宜禾。秦高昌太守楊翰與美水令楊統說涼州刺史梁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勢難敵。宜先守高桐。伊吾二關。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

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業也。不從。光至玉門。熙乃以子允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初光聞翰謀。懼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有餘。而機鑿不足。終不能用。宜及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楊翰以郡降。允及光戰於安彌。允敗。將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初。淮肥之敗。張天錫南奔。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十一年正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以兵數千迎大豫。

於揖次。陷昌松郡。杜進擊之而敗。大豫進逼姑臧。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竝起兵應大豫。夏四月，大豫屯於城西。王穆率衆三萬與思復鞬子奚干陣於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干二萬餘級。秋九月，光始聞秦王凶問，奮怒哀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長史百石已上服斬衰。三月，庶人巷哭三日。冬十月，大赦境內。建元太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家，保據俱城。光使彭晃、徐靈擊之。大豫奔廣武。廣武人執送於光，斬之。姑臧王穆奔建康，襲據酒泉，自稱涼州牧。十二月，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酒泉公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姑臧大風使中郎房晷至晉昌
祀風穴。大饑人相食。西郡太守寧康殺光河湟
太守自稱匈奴王。光攻之不克。別將徐靈與張掖太
守彭晃亦謀背光。光遣將擊靈。靈奔張掖。東結康寧。
西通王穆。光欲自將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若
戎車西駕。寧必乘虛出嶺左。晃穆未平。而康寧復至。
其勢危矣。光曰。我不往。是坐待其來也。三寇連兵。
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不亦去乎。晃今初
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猶易。且隆替命。

也。吾志決矣。乃率師三萬伐之。攻之二旬。晃將寇顓
斬關納光。遂拔其城。誅晃。王穆初據酒泉。遣使招敦
煌處士郭瑀。瑀與同郡索嘏起兵三千。運粟三萬石
以餉穆。穆以瑀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旣而穆
忌嘏威名。率衆伐嘏。光聞之曰。二虜相攻。吾之利也。
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冬十二月。進次涼興。穆引
師東還。衆潰。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斬之。光之
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進
旣居都尹。權盛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
自關中來。光問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

杜進耳。不知有舅也。光默然。

戊子十三年春正月。光殺進。由是刑罰嚴峻。後讎羣
寮。酒酣。語及政事。參軍段業。以爲嚴刑重憲。非明王
之典。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秦兼諸侯。吳起之術。無
親。而荆蠻以霸。段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殘酷之
鑑也。明公方恢遠略。而用商申之末法。豈此州士女
所望明公哉。光改容謝之。當是時。涼州州郡皆降。惟
西郡太守索泮。酒泉太守宋皓。嬰城固守。光攻而執
之。責其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使亂涼
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乎。泮力不足。不能報讎耳。

晉記 卷之六十一
主滅臣死。固其所也。光皆殺之。

己丑十四年春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二月。

光自稱三河王。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內。改元麟嘉。立夫人石氏爲妃。子紹爲世子。

庚寅十五年夏四月。追尊高祖爲敬公。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五月。誅邱池。

令尹興。張掖督郵傅曜。考覈郡縣興賦私狼藉。使賊殺曜。投諸南亭。督井主名不立。曜見夢於光曰。殺臣者某也。寤而猶見。光使按興而誅之。涼州驚以爲神。辛卯十六年。以段業爲建康太守。

壬辰十七年秋八月伐西秦大敗而還。初光徙西
海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
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乃復徙之西
河樂部。

癸巳十八年秋七月。以子覆爲鎮西將軍。西域大都
護。鎮高昌。大臣子弟皆隨之。以地居形勝。慮其反覆
也。

甲午十九年春正月。使使拜禿髮烏孤爲廣武郡侯。
夏六月。伐西秦。乾歸稱藩。質其子。勅勃而歸。

乙未二十年夏六月。五龍見於浩亶。

丙申二十一年光稱大涼天王大赦境內改元龍飛
立子紹爲太子庶長子纂爲太原公弟延爲天水公
宏爲常山公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拜禿髮烏孤
爲益州牧左賢王

丁酉隆安元年春正月大舉伐西秦三道竝進呂纂
尅金城執太守衛鞬鞬大呼曰我寧斷頭不爲降虜
也光義而免之西秦大震乾歸乃縱反間以給延延
敗死之耿稚姜顯收集散卒屯於枹罕禿髮烏孤取
涼金城光還於姑臧殺尙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
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陷臨

松郡屯兵金山。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進攻福祿。建安將軍寧戎護軍趙策擊之，男成退屯樂涇。夏五月，呂纂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與將軍趙策擊男成於樂涇，戰敗，澄策死焉。男成遂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背光。業先與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亦慮不自容。許之，男成等乃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使呂纂伐業，蒙遜進屯臨洮，戰於合離。纂師大敗。光太常郭磨明天文，善占候，國人信之。常言代呂者王，會熒惑守東井，謂王詳曰：涼分野將有

大兵主上老且病。而太子冲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禍必及人。田胡王乞基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有故衆。吾今與公推乞基爲主。則二苑之衆可有也。秋八月。磨遂據東苑以叛。詳燒洪範門。謀爲內應。光卽誅詳。馳使召纂。諸將恐師迴。業躡其後。請潛師夜發。纂曰。業雖阻衆無雄略。若潛師夜去。謂吾畏之。適張其氣耳。乃遣使謂業曰。郭磨作亂。吾還都城。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而業果不敢出。磨遣軍邀纂於白石。敗之。西安太守石元良以步騎五千。與纂擊破磨軍。遂入於姑臧。磨推

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遂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大破磨將王斐於城西，自是磨勢漸衰，東走魏安，遂奔西秦，軌南奔廉川。

戊戌二年，段業使沮渠蒙遜攻涼西郡，執其太守呂純。

己亥三年，夏五月，使子纂伐業，冬十月，光傳位於子紹，自號太上皇，以呂纂爲太尉，呂宏爲司徒，未幾而卒，年六十三，諡曰懿武，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纂，纂不可，呂超謂紹曰：太原公威名素著，安忍無親，不如早除之，紹曰：吾方

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耳。旣而纂見紹於湛露堂。呂超執刀而侍。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子宏爲世子。會聞紹尙在仇池。不果。太元十四年。紹至。自仇池。乃立紹。宏鬱鬱不自得。至是。宏使尙書姜紀說纂廢紹。纂乃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宏率東苑之衆攻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齊從曰。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欲爲亂邪。抽劍擊纂中額。左右執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使中郎將呂開率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以二千人赴之。衆素畏纂。悉潰。纂入自

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立謚紹爲隱王。改元咸寧。赦境內。以呂宏爲大司馬。改封番禾郡公。

庚子四年春三月。宏復率東苑之卒以伐纂。纂使焦辨擊宏。宏衆潰。出奔廣武。呂方執而殺之。纂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宏之妻女亦被辱焉。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陛下宜省躬以謝百姓。而反囚辱士女。禍由宏起。百姓何罪。且宏妻陛下之弟婦。宏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乎。因獻欬。